

漫談神通

(續二)

念生



A、西洋學者對於神通的研究

秘密。

還有比這件事表現得更詳細的，西窗小品第六集，登載小鳳先生由皇冠雜誌譯出一篇文字，標題是「精神感應的奇蹟」，茲再照抄如下：

羅娜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宇宙間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羅娜是一位廿多歲迷人的少女，正在起坐間與家中人閒談，一位希臘人，名伊凡幾里德斯，站在一邊，拿着一封介紹信給他父親。當他進來時，羅娜奇怪地凝視他一會，突然使大家驚奇的，她開始用希臘語與伊交談起來。希臘語，她以前是不會說的。開始時，這位客人很高興，但當一句句的話，繼續由羅娜嘴邊傾注而出時，他竟流起淚來，她告訴他幾千里外，在希臘的兒子，已經死了。這事後來證實了，但羅娜為何知道呢？她怎樣突然用希臘語告訴她這件事呢？她不需要什麼神力，以前也未曾經歷過像這樣的怪事，然而這件事畢竟發生了。

是什麼力量使這位少女的心靈，超出了時間空間及其腦力的限制呢？雖然科學上無簡單明確的解答，但在哈佛，牛津等大學，都有了新的發現，正在描繪出這個神奇的精神感應世界。第一次就有些科學家推斷定「精神感應」，可能是心靈中一種普通的力量，人們都忘記爲何去使用它，它甚至不局限於人類，即動物也有此力量。更驚人的，他們更斷言精神感應及其有關的能力，實際上是使心靈力量，超出事物之上。

最近英國一位名生物學家哈德，解釋這驚人的觀念——精神感應——可能是由地球上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演繹而來。什麼東西，常阻礙科學家們呢？就是動物的馴養與改進速度太慢。哈德教授的觀念是，當一種生物，發現一種較好的方法去工作時，他的知識即已由精神感應中，很快的傳給了其他同類。例如，某種鳥常吃樹皮下的蟲，假使用嘴啄食財較好，這種手段，立刻由精神感應，告訴了其他的鳥。英國有開瓶鳥的事業，原來在三十年前，有人發現牠們能在石階上開牛奶瓶蓋，並啜去其牛奶，到現在麻雀，烏鵲，椋鳥，知更鳥在英國各處的，均會作同樣的事情。但怎樣會的呢？

當他們承認在低級生物界的神經互感的可能性時，科學家立刻面對着另一同樣的可能性：人與動物間能精神互感嗎？愛爾伯非爾德的，只有人與動物精神互感，可作解釋，否則仍爲一完全難解的

在這世紀的前後，德國愛爾伯非爾德，發表有一人名卡爾克拉爾（Kärlraul），曾訓練兩匹馬，能讀書及算數學的難題，使馬能與他談話。克拉爾教他們敲蹄法。十位數敲左蹄，個位數敲右蹄，如三十三，則左蹄右蹄各敲三下，如單字或字母擺在數目字內，馬則依其適當的數目字敲出來。數學問題，用粉筆寫在黑板上，馬立刻即知道，用蹄敲出其答數。算數的人寫出數目，七八九〇四八一，馬漢姆德（一馬名）即算出開四次方根的數幾乎立刻即敲出正確的答數五三。

這種觀念——精神感應是發現於整個自然界的一種能力，此種能力，不能局限於人類了。而不再知道如何去使用——爲原始種族科學家研究出來的，羅布歇博士（Dr. Laubscher）聞名的人類心靈學家，因他曾見過南非種族中的印象，所以他請一個女巫所羅門德巴（Solomon Doba）給他做一個正式的試驗。她答應了，在由皇后鎮到德巴村的旅途中，六十哩以外。羅博士帶了一個錢袋，用黃紙包着，是隔絕的地點埋下去，同時在上面蓋一塊褐色石頭及一塊灰色的石頭，然後以每小時三十里的速度，趕車往德巴的村中去。沒有人知道羅博士的交易，也無人看到他埋錢袋，賽跑的人，不可能追上他的車。然而所羅門德巴，却能詳盡地描述他在途中的所作所爲，在那裏埋錢袋，上面蓋的什麼色的石塊。

醫藥界的紀載，充滿了這種情形。有些人雖不甚聰明却仍有相當的精神感應力。請看伊爾克（Igak）的情形，意志薄弱的立陶死（Lithuanian）少女，在二十年前，曾震驚了科學界。當他八歲開始入學時，她學的生字，只有兩歲小孩學的數量多。一天却突然開始流利的讀起書來，而使他的先生躊躇不安。幾分鐘後，他又回到平常一樣，蹣跚地讀不出來。

當這位迷惑住的先生，看出了這種情形，就很快地跑去請教醫學界權威，當他自己讀著一節書時，那女孩即能一字一字的複誦出來。菲德蘭博士（Dr. Ferdinand Von Neuenstein），是舊加大學，醫學教授。立即發現伊爾克的能力，遠甚過她先生所說的，當她母親坐在另一房間，讀着法文，英文，德文，甚至拉丁文時——這些都是她所不知道的。這小孩亦將其覆誦出來。同時她母親有意無意讀錯的字，或不熟的字，她也猜着同樣的錯誤。

由於某種生理上的不健全，所產生的奇妙的結果，科學家們得

另一提示：即這種精神感應能力，是一種神祕奇特的靈感，在等着我們去使用。再看仔細研究過的坡爾加博士（Dr. Fyngpolgar）的情形吧，他在第一次大戰時，曾隱居了三日，他出來時，就有了驚人的發現，他能說出人所想的事，一切對他這種能力的疑竇，均在一九三六年，當他為一群科學家一連串的試驗後而澄清了。一次，科學家們坐在房中時，有一位想著一個命令，要坡爾加講出。當坡爾加走進來時，他立刻穿過房間，取出一摺公文卷宗，科學家們不加任何解釋，因此他提起又放下達五次之多，最後他迷惑了地說，「除摺疊的公文外，我別無其他的了。然後他們解釋這件命令，是同樣來迷惑他的。

科學家推理論說：我們五官的發展，已經取代了精神感應能力，或者他們假定，因為人類太信任五官的作用，而竟廢棄了精神感應力。醫界人士已發覺一些挫折情形，指示出其他各官能與精神感應力的關係。

例如卡端爾博士（Dr. Cunel Lewis）會碰到一惑人的情形。當他聽到一個人說他相信他自己能用手看東西，他當然不信。然而當他測驗他時，他確能不用眼看東西。當卡端爾站在房的那邊，而撥動手錶的指針。雖然他背轉過去，他仍能告訴他正確的時間。這們遠的東西無法看清楚，也不可能有任何跡象提示他，因為他手是背著的，但他如何能正確地答出呢？

他們深信精神感應，是廣泛的心靈作用，任何人都有的。科學家在演繹實驗，將供給一清晰的影片，看他是如何工作的。他們現在覺得它不是電的副射，它不能適合物理現象的定理。例如所有各種副射，其能量損失，均與距離成比例，然而各種由於精神感應傳送的消息，其結果是隔大洋與隔一房間。並無任何差別。

紐約美國心靈研究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指導的一次驚人的試驗中，赫天吉博士（Dr. T. Hettlinger）和達爾女士（Mrs. L. A. Dule）注視一些由胡亂的美國雜誌中選出的廣告，兩位在倫敦的收受者，企圖收集他們，旁觀者帶着馬錶來計算他們發送與收到的正確時間，雖然有些是不能做到，但在許多圖畫印象的報告中，有着驚人的準確。在一個化妝品廣告上，有一些玻璃瓶，婦人的兩手在第三第四個之間秤量着。收受者報告：「玻璃瓶，我要第四個。」

在另一試驗中，用的是一雜誌上的剪貼。一張拳王喬路易的圖，並加註「兩人在拳擊中的一種姿態」。另一圖為一教堂的活玻璃窗，一隊穿着法衣的合唱隊，但在會衆中少許有人在陳述着「一些玻璃做的東西……一個歌唱隊員的法衣……」希望有許多人來，却只有少許一些出現。

研究者于他們尋求驚人問題的解答中，可能還想起最值得注意的
精神力量。心靈能較傳遞消息作更多的事嗎？他能確實供給一些生理的力量於所有的事情嗎？證據的提出，這種神奇的事是有，同時混淆了我們許多的科學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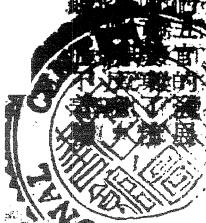
在英國國家心靈研究室，一群科學家集合一塊來證實一位護士史太拉的神奇力量。她相信她能很遠指揮身體動作，只要她想他們如何動，就如何動。在實驗室中，見證者的眼光全集中於她，欺騙是萬不可能的。看到科學家們控制的燈，它只有用開關才使它亮。而他們卻在開關上放一個肥皂泡，再蓋上一玻璃罩，除非將肥皂泡及玻璃罩去掉，是無法使其發亮的。這裝置看得很清楚，却遠離那位年青的護士小姐。然而又使科學界懷疑者驚奇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仍然在發生，玻璃罩雖未除去，肥皂泡亦未見破，而燈却亮了。

思想經過空間，心靈超越事物，這些觀念却一再為人所嘲笑，現在面對着證據的增加不已，科學界已開始認為它們是嚴重的了。它們却謙遜地承認，我們是不知道有什麼限制了我們進入這種心境。

~~~~~小風譯自六月號「皇冠」~~~~~  
我們看了這篇譯述，有什麼感想呢？我認為這一類事，在中國歷代記載裏，可以說是舉目皆是，而在社會流傳的，更是到處皆有。所差的是外國的真正科學家對於這些事，持認真研究的態度，認為傳播這些事的人，都是供給有用材料，表示虔誠歡迎。我國冒牌科學家對於這些事，持武斷抹煞的態度，認為傳播這些事的人，都是反對我的主張，表示深惡痛絕。人家是求真理，我們是譖謠唯物，何以造成了這種學風，不用我說。大家都明白。至於這篇紀述裏所舉的事，若由我們加以評定，第一件事：羅娜忽然能說他國的話，能說遠地的事，不像她得了通力，而像是為鬼所附，那末就可證明了鬼的通力了。若不是為鬼所附，就應該屬於神足，乃是偶然發現的報通，她與那個希臘人必另有因果，可惜紀錄不詳。第二件事：哈爾教授主張動物使用精神感應，傳達意思，這一說很有道理。我們試看螞蟻列隊作戰或搬取食物時候，每一個螞蟻來來往往；若是兩個螞蟻，走了碰頭，必定對一下面再走，這點很像當面的精神感應，當然也可解釋到是在說話。但是當一個螞蟻發現食物，轉瞬間便有許多螞蟻，鑑擁而來，語言傳達，沒有這樣的快，由此推知雖有相當距離，也可以發動精神感應了。這只是生而自有的通力，與前引來恩博士所舉燭知水災，燕知火災，狗知吉凶相同，而不是像「奇怪的馬」那樣特殊通力。我還有一個親身經驗的證據，在日本投降之前，我正在家鄉受着日本特務的監視。這時日本已計窮力竭，不惜倒行逆施，下令民間所養的狗，都要供給軍用，狗皮製造軍服，狗肉給韓國徵來的兵作食品，各縣都設立了打狗場，民間的狗，如不送打狗場，便按反滿抗日治罪。好在狗是沒有戶籍的，全仗特務調查報告，城裏的狗，當然立刻絕種，鄉間便不免於耳目難周。我知道一個鄉

村，約有幾十條狗，每天日未出時，便集體離家逃難，到了夜深，回家吃點東西，明天照樣再逃。特務沒有半夜下鄉的，這個辦法，竟一直維持到日本投降，有人看見群狗避難的地方，確是人跡罕到，他們集中隱伏在草樹叢中，每天忍餓不出。我不知牠們怎麼有了這樣的知識，以及這樣集體行動？這或者已竟超出而自有的通力，而由別業使然。另一件事，是從前我的家鄉某飯館養一肥豬，每日散放在外。這一天準備次日殺豬，主人開玩笑一樣的向猪說：每天喂你，明天要收回本利了。第二天門尚未開，外而有撞門的聲，開門便見豬爬在地下，口銜紙幣一捲。主人大驚，問要用這錢贖你的命嗎？猪點頭流淚，這時鄰人全到，並沒有丟錢的人，（可見彼時人心忠厚，若在今日，必有人冒稱丟錢了）主人得了這筆錢，便將猪送到鳳凰山紫陽觀放長生豬，又活了十多年才死，我的業師曾見過這豬，我編鳳城縣志，把這事載入異聞部內。像這個猪更比較接近特別通力，這當然是報通，可見宿生業力，不可思議。由於我所講的狗與猪，證明了人與動物間的精神感應。這篇譯述第三件事：用馬的計算數學，證明了與人類精神互感，我却不以為然。這完全是訓練問題，我在外國馬戲院會看見馬的前蹄，縛了紛筆，可以站在黑板前，算觀我所出的題，這只能證明了動物的靈性而不是通力。靈性的表現是學而後知，通力的表現是不學而知，這匹馬與前引「奇怪的馬」當然不同。不但這匹馬不算通力，而比這匹馬還高明的，如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紀載，美國猶他州密特凡爾地方，有一隻波斯頓種的獵犬，名叫幸運，由十個月時候便開始說話，他的第一句話是「喚，現在家吧！」，還能講「我要我的皮球」，今年已經七歲，能講的話，較十八月大的小孩子為多而清晰。這個狗的確近乎報通。因為十個月的狗，不可能教他會說人話。因此我想起佛經上的公案，頗多鳥獸向人說話，最初我會與一些人的見解一樣，認為廣言性質，後來在某一個經註上看見前人的注解說：「劫初的鳥獸都解人言」不知這理根據何經，現在由美國會說話的狗來加以研究，好像劫初鳥獸，都解人言是不可能的事了。有人說：「這段報上最後紀載這個名叫幸運的狗，已被他的主人台維斯太太帶到好萊塢去淘金，牠如果得了通，還被人養作玩物嗎？」你以為有了通力，就能超凡入聖嗎？前面所說動物有其生而自有通力，固不足道，類似這樣報通，只是前世修通的餘力——不限於一世的前世，乃至百千萬劫的前世——發生有限度的神奇，至於作玩物甚至被屠殺，乃是另一種惡業，與此毫無聯繫關係。不但很小的修通報通，些超凡入聖無關，即其正有了上天入地的神通，也與超凡入聖無關，諸佛菩薩，是因修聖果而有神通，不是因有神通而成聖果，這話說過不提。第四件事女巫所羅門德巴，知道維布歇博士

所埋的錢袋及上面蓋的石塊，這在天眼通與他心通都有可能。但這以後是天眼或是他心，我的親戚前青島市長胡若愚會向我說，<sup>五</sup>他只須閉上眼睛，人，旁人秘密藏一個東西，他能知道藏在何處，百試不爽。但以須閉上眼睛的人，親自問他或將內容秘密告知代問的人，否則他就不知。如伊爾克人，不知道所藏數量，（如隨意抓一把花生）他也說不出數量。由他說略，只能知道對於心裏所知道的，可見他是他心而不是天眼了。<sup>五</sup>第五件事：立陶死少女伊爾克，能讀他母親在另一房間所讀的書。第六件事，坡爾加博士，能說出他人心中所想的事，都是他心通，伊爾克不與所通的人對面，便可發現通力，但只限於讀書一事。坡爾加博士須與所通的人見面，才可發現通力，而無事不知，由此可知通力有深淺廣狹的種種不同。第七件事：用手看物，這很像佛經上說的六根互用，也可能還是他心通。第八件事：及第九件事英國心靈協會的兩種試驗，不是由有通的人由此知彼，而是使他人由彼知此，乃是神足通的範圍。第八件距離較遠，程度頗深。第九件對象頗廣而未能全部達到。第十件事，英國國家心靈室的試驗，是由精神支配其他物體的動作，也屬於神足通的範圍。看了這十件事例，佛經上所說種種神奇又何神奇之有？何況這十件事，多是凡夫地位，用外道的修法得來，即報通也是前世所修，也不見得由於佛法。佛教認為六通人人具足，業盡情空，即發揮全體大用，不是這十件事所能比擬。但由這十件事例，最使人佩服的，是西洋那些科學家，他們所研究的結論，與佛教原理完全相合，（一）精神感應，是心靈中一種普通力量，人們都忘却如何去使用它。不局限於人類，即動物也有此力量，是使心靈力量，超乎事物之上。這就是佛教講的六通人人具足，衆生平等，萬法唯心的道理。（二）精神感應，可能是由地球上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演繹而來。佛教因為建立了特殊生活方式，六通自然發現，所謂演繹而來。但哈德教授，未必想到這樣高深，但只是想到動物皆有很小部份的他心通耳。（三）人與動物間能精神互感。精神感應是發現於整個自然界的一種能力。這是佛教衆生平等，及殺生必有惡果的理由。（四）有些人雖不甚聰明，却仍有相當的精神感應。這也是佛教的原理，世俗所謂聰明，只是妄念發達，反能阻礙了精神感應，就像水裏東西越多，所照的影子，越不清楚。（五）由於某種生理上的不健全，所產生的奇妙的結果。生理健全，指視聽言動作普通的應用而言，必須停止了普通的應用，才能發生特殊的應用。禪宗公語頗多到情智俱泯，如多一口氣的活死人相似，就離悟不遠，乃是得證道的樣子，前五通亦復如是。不過佛教不專修前五通耳。（六）我們前面所說是神感應力。這項與前項理論相同，而尤為精妙，佛教所以講心不着物。有人謂：「佛家說不專修前五通，為什麼要收禮反釋？」



？我說：這是佛教去妄心顯真心，達到漏盡的途徑，而前五通也因之聯帶發現。（七）各種由於精神感應傳送的消息，隔大洋與隔一房間，並無若何差別。這就是藕益大師彌陀要解所說的「十方刹土，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八）心識能較便遞消息作更多的事，他能確實供給一些生理的力量於所有的事情，這也是佛教所說的萬法唯心。（九）「思想經過空間，心靈超越事物。」這當然是佛教的原則。（十）我們是不知道有什麼限制了我們進入了這種心境。這更看出了西洋科學家求真理的態度，若說他們所舉的例，都與佛教不相干，他們所研究的結論，爲什麼都與佛教相同呢？他們根本不懶佛教，而竟暗合，可見佛教即是真理。他們雖不懂佛教而懂真理，佛教所說人人皆有佛性，也就是人人皆懂真理。那末我們中國科學家爲什麼沒有佛性，不懂真理呢？不是沒有，也不是不懂，只是一味於蔽於唯物思想的成見。這個唯物思想，不是到共產黨才有，唐宋以後的功利主義，已逐漸走向唯物途徑，至共產黨而集其大成耳。

九、由神通談到鬼

由於神通的問題，便要聯繫講到鬼的問題，因為要澈底對鬼了解，必有賴於神通，而鬼又有其本身的神通，所以鬼與神通，幾乎是不可分離的問題，中國的科學家，既以談神通為迷信，當然談鬼也是迷信，但是西洋科學家又不是這樣。西洋之研究鬼學，已有很久的歷史，當年伍廷芳博士，曾作過不少介紹，丁福保居士所著的各種佛學入門書籍，也曾引述這類事，現在讓~~我~~再抄錄西窗小品第十七集所譯載的一篇文字：

本文作者J.B.Shine博士，爲都克大學心理試驗研究所所長。自古就有一種普遍的傳說——說有些能到陰間地府，能與另外世界接觸，而那個世界之存在與否，是在疑信參半之中，據能到陰間地府的人的忠實報導，他們相信能够見人之所不能見，聞人之所不能聞，陰魂可以利用他們的身手音容來傳遞消息到人間，現在我們所要述的就是這些人。

在十八世紀，一位瑞典科學家，依麥紐，頓柏哥氏，就深信他自己有過陰的能力。基於他的信心，他答應了一位寡婦的請求。這位寡婦的前夫，是某國駐瑞典的大使。他想詢問他丈夫的陰魂，請他說出一宗重要文件之所在。不久，頓氏就報告的說，是已經被搜查過的某張桌子的秘密抽屜裏，結果，在那裏遺失的文件是被找到了。以頓氏超人的視力，也許他用不着真的和那位大使的靈魂接觸，便會找到他所要的解答。有一次，斯德哥爾摩，（瑞京）城裏大火，這住瑞典科學家在遠離該城三百英里之外，就看見城內起了火，並且繪影繪聲說得淋漓盡致。

遠距這位頓柏哥博士多年之後，哈佛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氏，曾注意到波斯頓城裏有一位能過陰的主婦。詹姆斯教授曾以化名奉訪這位齋羅娜波太太多少次——幾次之間，他都聽到她的聲音，看到她的手，不由自主的，在寫出由靈魂願意傳道給他的消息——他對這様事，再也不懷疑了。英國的一位心理學家奧立佛洛基爵士，還有其他高尙之士，也都拜會過波太太。全都對她能作人鬼交流，表示讚服，自然也有許多人表示反對的意見。

最近對於這種研究過陰理論的興趣，已漸冷淡。因為從事研究的人，都試以傳心術，超人視力及預感等，表作爲解釋的依據了。愛琳賈瑞特夫人，現代著名過陰聖手之一，曾經在試驗室裡，向科學家們公開質問，並且要求他們對她過陰魔力，予以解釋。根據她的報告，她幼年時代在愛爾蘭會見過許多神奇的現象。並且成年以後，有一次她參加了類似扶乩一類的試驗，在第三回合，她便恍惚的睡過去，後經那些位太太把他喚醒過來，並且告訴他說，他們已經去世親友的靈魂，由於她的傳道，居然和他們談了話。賈瑞特夫人閉門發明了一種靈魂控制術，叫「游凡力」，並且這種催眠式的過陰工作，致力有年，最後她來到美國，並自告奮勇的，請由著名科學家威廉麥克爾教授對他加以測驗。當時麥氏正是都克大學心理試驗所的主持人，當她半醒半睡，恍惚迷離，正在運用那種「游凡力」控制術的時候，我們對她開始試驗，結果告訴我們，這種「游凡力」，可能是賈夫人自己的另一種形態，或許是她於不知不覺之間，表現出來的一種動作。測驗證明賈夫人的傳心術能力特別強，而超人視力方面，則甚普通。我的同事，柏瑞特博士，和我又作過一連串的試驗，以賈夫人爲傳達媒介，向幾位願意請神和他們已故的朋友一通欵曲作試驗。請神的人，或過陰的人，彼此不見面，不談話，所有賈夫人的發音，都由一位速記員筆錄下來。這記錄送給每個請神的人，從頭到尾看一遍，看傳來的神話，是否與所問相符。賈瑞特夫人傳達的言語，似乎是由已故的朋友人們，帶來要說的話。但是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她具有傳心的能力，和超人的視力，所以這並不能證明是鬼魂附體。

然則我們對於這可能在人鬼之間，充當使者的问题，並不感到灰心。我們對於在普通表演中，過陰者，利用他們超人的敏感，所作的一切，早已富有經驗。但是我們所需要研究的，倒不是要在這些表演中，尋求到能否過陰的任何證明資料，從事研究你我所不能解答的一切經驗——採用一種客觀看法，來尋求新出路，或許是一種比較妥切而科學的入門途徑。自然，從以上所述，都可以顯示出人類具有一種體力及精神以外的一切因素來操縱着他，而且它還能單獨的支配一切，就以下面這個故事爲例來說吧。加里福尼亞州的一位婦人，敘述在購物歸來的途中，看見他同父異母的哥哥，正在東倒西歪的爬入一輛

這篇文字，對於鬼的存在，尚在懷疑，而對於神的可能，則完全否認，認為頓柏哥博士的事，乃是超人視力，即是所謂天眼通；賈夫人的事，乃是傳心的能力和超人的視力，即是所謂他心通與天眼通。那末凡夫對於五通，可由報得或修得，是不能問題了。波太太的事，文內沒有解答，加里福尼亞州的婦人所見，當然證明了靈魂的存在，即是所說人類具有二種體力及精神以外的一種因素來操縱着他而且它還能單獨的支配一切。作者的最後目的，希望充分了解人之「生」，與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生」，是同一思想途徑，意在解決是否一個人死了之後，還能復生？當然指輪迴而言，則又是研究佛學的前奏。由此可見西洋的學者，其思想確能接近真理，而其能接近真理的主因，是有了科學態度。什麼是科學態度呢？即是所說：「我想假如我幸而能遇到這類同樣的許多事件，而把它都忽略不管，那我不但是個愚人，而且是個懦夫，我已經立志去繼續搜集這種以自解的切身經驗，並且要貢獻我最忠實的解答來進一步的帮助了解人性。」這就是科學態度。反觀我國學者，對於這些事，是一筆抹煞，完全不認。記得去年某報曾登載臺灣某地發現閻鬼的事而加以論斷，大致是說：「當此原予時代，科學發達，斷不容有此鬼怪不经之談，流毒社會。」我國學者，則痛恨發見這類事，認為妨礙了唯物思想的推廣，而武斷認為無有。西洋人的科學，是有則為有，無則為無，真則為真，假則為假，始期合於真正的事實。我國的科學，是要認無為有，認有為無，認真為假，始期合於真正的事實。我國的科學，是要認無為有，認有為無，認真為假，始期合於真正的事實。我國的科學，是要認無為有，認有為無，認真為假，始期合於真正的事實。

「的士」汽車。因為他平素喜歡狂歡舉事，所以她並沒有理會他，就昂然走過，而在轉瞬回顧之際，他已經杳如黃鶴了。她惴惴的回到了家，將目擊的情形敘述了一遍。以後她聽說他哥哥正在病中，當她在路上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手術牀上，施用麻藥。但是她明明白白的在街上看見他，難道說那人不是他麼？或者他的靈魂出竅嗎？還是那是一種幻境呢？以後這婦人又得悉：在那同一時間，有一位至友也看見他哥哥到她店裏去，她還向他說話，但一個招呼主顧的功夫，他就不見了。這故事引起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在他躺在手術床上之際，這兒可能有一種體外之物，脫殼而出，並且還可以給他看得見？

——我想假如我幸而能遇到這類同樣的許多事件，而把它都忽略不管。那我不但是個愚人，而且是個懦夫。我已經立志要繼續搜集這種人性。倘我們能够充份了解了人之生，我想那就更容易來推敲這個重大疑難問題——是否一個人死了之後還能復生？

如言篇文內所說：把言類事忽略不管的愚人懦夫，才是落伍。而我們不是忽略不管，乃是要武斷的否認真正事實的存在，如何能算落伍呢？你別看這些人連落伍都够不上，在唯物思想方面來說，則不是落伍，而是前進。落伍與前進兩個名詞，意義相反，只在乎由某一方面去看。他們前進的聲勢很大，確能影響社會，前人所著關於神異鬼怪的書，最通行的如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無非發揮福善禱淫惠吉逆凶的道理，有裨於世道人心，從前到處流行，現在在市上竟買不到，這就是他們前進的氣氛使然。他們認為善惡果報是思想荒謬，鬼神感應是事實荒謬，在這個氣氛籠罩之下，不但一般人受其影響，即一部佛教徒也怕他們罵為迷信，不敢談到神通輪迴等事，寧可違背了釋迦牟尼佛的金口誠言，不敢觸犯唯物學者的無明妄見，這是何等可歎的事。  
……未完待續……

甘泉村

宗善輯

